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

李欣阳

(西安财经大学商学院, 西安 710100)

摘要: 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又称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作为新兴企业报告体系, 在经济市场中发挥不可或缺的治理作用。以 2009—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作用, 并进一步检验了在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以及媒体监督程度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行业竞争程度更高、受更强媒体监督的企业,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作用更强。

关键词: ESG 披露; 企业违规; 行业竞争; 媒体监督

中图分类号: F270.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1807(2024)06-0147-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发展, 上市公司的数量与日俱增, 当前中国经济已然由全力提升发展速度转为重视发展的质量。传统的以经济利益为评判标准的企业评价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经济市场高质量发展与企业升级转型的需要, ESG 作为目前炙手可热的新型评价模式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此背景下, 探究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治理机制对于防范违法违规行为、推动中国经济市场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SG 起源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目标, 它将企业在环境 (environment)、社会 (social) 和公司治理 (governance) 三个维度的表现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为政府与公众提供更立体、更综合的企业信息。截至 2022 年底, 全球 120 家交易所加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证券交易所倡议, 67 家证券交易所发布了 ESG 信息披露指引, ESG 成为社会公众了解企业非财务状况的有力途径。在中国, 为了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的 ESG 信息披露行为, 2022 年 4 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明确要求在上市公司与投资者的沟通内容中增加关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信息。在政府和市场的推动下, ESG 披露成为企业与社会公众之间的重要交流窗口, 其治理作用受到广泛关注。

作为中国经济市场中的基本组成单位, 企业的合

规经营是中国经济市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远至 20 世纪初美国发生的安然财务舞弊事件, 近到瑞幸咖啡财务造假丑闻, 企业违规是影响经济市场有序发展的重要根源。国务院 2020 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指出, 要高度重视上市公司经营管理规范性, 为建设稳健资本市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先决条件。当前企业作为重要的经济利益单位纷纷通过各式各样的“跨界、转型”谋求自身的发展, 经济利益不再是企业奋斗的唯一考察指标。宏观政策、社会责任、企业管理结构等因素对企业各方面的发展均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治理作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市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

当前 ESG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 ESG 披露与企业 ESG 表现两方面。ESG 披露因其独特的视角将企业与社会环境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不仅成为衡量企业绿色环保的有力标准, 也在相关政策文件发布后, 作为企业信息披露的另一条有力渠道被探讨能否提升企业价值、为企业运营发展提质增效。企业违规作为学术界经久不衰的话题中心, 大量的文献研究聚焦于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后果。一方面,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特质、背景关联、薪酬设置是影响企业违规行为重要因素, 并且独立董事对于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也逐渐进入学者视线; 另一方面, 企业在发展中的决策与转型也将影响企业对违规行为的

收稿日期: 2023-12-22

作者简介: 李欣阳 (1998—), 女, 河南南阳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审计学。

发生与披露;同时,第三方的监督与政府关注也是企业赖以合规发展的土壤。对于企业违规的经济后果,目前的研究探讨了企业违规行为对企业后续贷款融资等活动产生阻碍。

综上所述,目前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亟须丰富,基于前人的学术成果,本文选取 2009—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以期能丰富相关领域。研究发现,ESG 披露对企业的违规行为具有抑制作用。在行业竞争较强、媒体监督程度较强的企业中,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为:第一,从企业违规视角拓展了 ESG 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企业价值与资金经营活动等方面对 ESG 披露的经济后果进行探讨,本文揭示了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为 ESG 披露的经济后果研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视角。第二,从 ESG 披露视角丰富了企业违规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文献主要探究了董监高相关特质等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利益相关者监督、市场机制、媒体监督、政策环境等外部治理因素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与现有研究不同,本文从 ESG 披露这一治理机制视角切入,对企业违规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拓展和深化。第三,分析了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在不同行业竞争程度与媒体监督程度中的异质性,为全面认识 ESG 披露的治理作用与促进企业违规行为监管形成合力提供科学参考。第四,在实践层面,深入探究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治理作用,为企业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等领域提供实证基础和理论支持。这将进一步推动企业向更加透明、负责任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从而构建一个更加稳健和可信赖的商业环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ESG 披露与企业违规行为

ESG 信息披露是企业对外呈现的 ESG 实践信息,是 ESG 表现的沟通^[1]。ESG 披露为企业利益相关者提供了除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以外的信息交流渠道,企业披露的信息更加多元化、全面化。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在经营交易中交易双方对信息的掌握程度是不同的,拥有较多信息的一方在经营交易中更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信息不对称市场上不可避免的两重后果。企业所有者和管理者由于自身责任不同,往往会做

出不同的选择,管理层作为掌握更多公司经营信息的一方,往往会由于个人利益而做出有损投资人的行为,从而产生道德风险。ESG 的披露能够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风险^[2],使得企业在信息透明度得到提升的同时,所受监督范围得到扩大,可供管理层操作违规行为的灰色空间减少,企业因管理层道德风险而产生的违规行为将得到遏制。此外,在信息不对称的资本市场上,掌握信息量较少的投资人根本无法充分了解上市企业的实际情况,往往投资于一些股票价格较低的企业,以至于那些高质量、有潜力的公司由于股票交易量较低导致逐渐被人抛弃的情况,从而出现逆向选择问题。ESG 相关信息的发布使得企业向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充分的企业相关情况,减少了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信息盲区,使得更多投资人处于理性、客观的视角进行投资行为,使优秀资源得到充分、高效配置。

另外,企业对 ESG 的披露主动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屏障,能够提高和维护企业声誉^[3]。声誉是通过在一系列行为和交互中逐渐建立和维护的,代表市场对企业的信任和认可度。声誉为企业带来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能够帮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减少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从而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投资者的青睐,为企业争取更多的资金贷款支持^[4]。ESG 披露阐述了企业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表现,是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体现,其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向市场释放持续向好的信号,为企业积累正面的口碑和声誉^[5],赢得更多的支持和业务机会,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其竞争力和市场份额。具体包括通过更高的环境与社会声誉提升外部债权人的借款意愿,向外部利益相关者传达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追求,有助于建立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积极的品牌形象,降低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的风险预判与上市后企业面临的特殊风险^[6],提升企业的财务业绩^[7],在危机时期,由 ESG 信息披露所带来的良好声誉有助于企业控制风险^[8]。因此,ESG 披露有助于减轻企业未来的经营活动压力,降低了经营风险,企业具有充分的动力与资源避免违规行为的产生。除此之外,声誉的建立与维护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企业需要在持续表现出可靠、诚实、负责任等良好品质,才能维护并提升良好的声誉。出于爱惜羽毛的动机,理性的企业会主动选择减少企业违规行为的出现,以维护来之不易的声誉。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 ESG 披露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

1.2 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

行业竞争程度的差异将影响到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行业竞争作为外部环境条件,能够与公司治理机制相互配合产生作用^[9],形成一定的治理机制。充分的行业竞争往往伴随着较高的信息透明度^[10],将为企业带来更为严苛的外部治理环境。进一步地,产品市场竞争会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11],减少企业舞弊的可能性。ESG 披露向市场环境披露了更多的信息,提升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进而,在高强度的行业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违规行为也将受到更加强烈的遏制。同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为了争夺市场占有率与有限资源、保持自身竞争力,将更加重视企业声誉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企业会通过更加规范的经营行为维持 ESG 披露所带来的声誉效应。此外,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竞争企业为了保持自身优势,将对同行展开更加严格的监督,为了防止对手“趁虚而入”,企业的 ESG 披露质量不仅被迫得到上升,从而也会对自身违规行为进一步遏制。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行业竞争程度强化了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

1.3 媒体监督的调节效应

在不同的媒体监督程度下,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也不同。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成熟,社会化媒体的不断发展,媒体能够强化企业履行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责任^[12],媒体的信息功能使得被报道的企业更容易引起利益相关者的注意,特别是负面报道更容易引发大众甚至是监管部门的关注并采取措施^[13]。根据经济外部性理论,ESG 反映企业的经济活动对社会与公众利益带来的作用,代表着企业对外部环境的影响程度,更容易受到除利益相关者以外的广泛关注。当媒体监督程度较高时,ESG 披露受到更严格的媒体监督,企业的 ESG 的信息披露质量随之上升^[10],减少了企业进行违规操作谋取利益的“灰色”空间。同时,较高的媒体监督会使得媒体更加关注企业 ESG 披露与违规行为的相关新闻,形成威慑效益,影响企业违规的成本与收益,减少企业的违规倾向^[14]。也就是说,媒体监督能够通过严格的调查与报道,揭示企业可能存在的违规行为,从而强化 ESG 披露的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媒体监督强化了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选择 2009—2022 年全部 A 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区间是根据 Wind 数据库中的华证 ESG 评级数据公布的时间区间决定的,同时对收集样本做如下处理:①剔除 ST 公司的样本;②剔除金融、保险等行业特殊的样本;③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为了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的连续变量在 1% 以下及 99% 以上的分位数进行了缩尾处理。

其中,企业 ESG 表现数据来自 Wind 数据库,内部控制数据来源于迪博内部控制指数和风险管理数据库,媒体监督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 (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 CNRDS)。其他相关数据均来自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 (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数据分析软件为 Stata17。经过处理共得到 4 947 家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

2.2 变量定义

2.2.1 被解释变量

企业违规次数 (FREQ)。企业违规行为主要包括虚构利润、虚列资产、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推迟披露、重大遗漏、披露不实 (其他)、欺诈上市、出资违规、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占用公司资产、内幕交易、违规买卖股票、操纵股价、违规担保和一般会计处理不当行为等。

2.2.2 解释变量

ESG 披露 (ESG)。ESG 披露的衡量指标参考李慧云等^[15]、席龙胜和王岩^[16],选择华证 ESG 评价得分衡量企业的 ESG 信息披露情况。在华证指数中,企业的 ESG 的评分越高,企业的 ESG 信息披露情况越好。

2.2.3 控制变量

为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在已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司特征以及其他的外部环境因素,控制如企业规模等一系列变量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考虑到不同年份和不同行业的市场环境存在差异,还控制了年份效应和行业效应,设定哑变量年份和行业,以此来减少外界因素对研究的影响。各主要变量的具体描述如表 1 所示。

2.3 模型设定

为检验企业 ESG 披露与企业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FREQ_{it} = \alpha_0 + \alpha_1 Controls + \alpha_3 Year + \alpha_4 Industry + \epsilon_{it} \quad (1)$$

表 1 主要变量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说明
被解释变量	企业违规次数	FREQ	企业当期违规次数
解释变量	ESG 披露	ESG	华证指数中企业当期 ESG 评级得分
控制变量	公司规模	Size	期末资产总额的自然对数
	产权性质	Soe	虚拟变量,当上市公司为国有企业时取值为 1,否则为 0
	盈利能力	Roa	总资产净利率,即税后利润/资产总额
	是否亏损	Loss	虚拟变量,若企业当期净利润为负,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资产负债率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流动性水平	Liq	流动比率,即流动资产/总资产
	净资产利润率	Roe	企业税后净利润 / 净资产
	股权集中度	Top10	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董事会规模	Board	董事会总人数
	独立董事比例	Inder	独立董事总人数/董事会总人数
	两职合一	Dual	虚拟变量,若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审计质量	Big4	虚拟变量,若公司由“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审计意见	Opinion	虚拟变量,若审计师对企业当期公司年报出具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则取值为 1,否则为 0
	年份	Year	年份虚拟变量
	行业	Industry	行业虚拟变量

式中: i 为省份; t 为年份; ESG_{it} 为企业的 ESG 披露; $FREQ_{i,t}$ 为企业违规; $Controls_i$ 为所有控制变量; α_1 、 α_2 、 α_3 、 α_4 为估计系数; ϵ_{it} 为随机扰动项; α_0 为常项。若模型中 ESG_{it} 系数 α_1 显著为负,则说明企业的 ESG 披露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H1 成立。

为了检验 H2,行业竞争在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构建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

$$FREQ_{it} = \alpha_0 + \alpha_1 ESG_{it} + \alpha_2 HHI_{it} + \alpha_3 HHI_{it} \times ESG_{it} + \alpha_4 Controls_i + \alpha_5 Year + \alpha_6 Industry + \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HHI_{it} 为行业竞争程度。若模型中交乘项 $HHI_{it} \times ESG_{it}$ 系数 α_3 显著为负,则说明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增强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削弱作用,假设 H2 成立。

为了检验假设 H3,媒体监督在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构建了如下的多元回归模型:

$$FREQ_{it} = \alpha_0 + \alpha_1 ESG_{it} + \alpha_2 Media_{it} + \alpha_3 Media_{it} \times ESG_{it} + \alpha_4 Controls_i + \alpha_5 Year + \alpha_6 Industry + \epsilon_{it} \quad (3)$$

式中: $Media_{it}$ 为媒体监督。如果模型中的交乘项 $Media_{it} \times ESG_{it}$ 系数 α_3 显著为负,说明媒体监督能够增强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削弱作用,H3 成立。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通过样本的处理与筛选后,最终得到 30 850 个数据。表 2 为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FREQ 最大值为 4,最小值为 0,标准差为 0.815,说明不同企业之间违规次数差距较大,均值为 0.352,大部分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经营合规合法,遵守市场秩序;ESG 最大值为 84.020,最小值为 57.700,标准差为 5.022,表明不同企业之间 ESG 披露情况存在一定差异,且中国 A 股市场中高质量的 ESG 披露较少,ESG 披露表现整体存在上升空间。样本中其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中国 A 股上市公司发展水平一致,样本比较可靠,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3.2 多元回归结果

3.2.1 ESG 披露与企业违规行为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列示在表 3 列(1)中。如表 3 所示,ESG 系数为 -0.026,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 ESG 披露与企业违规次数之间的负向相关关系,即 ESG 披露会显著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由此推论,ESG 披露将会从两个角度发挥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一方面,ESG 披露会降低企业的信息不透明度,减少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因信息不对称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FREQ	30 850	0.352	0.815	0.000	4.000
ESG	30 850	73.250	5.022	57.700	84.020
Size	30 850	22.140	1.296	19.830	26.210
Soe	30 850	0.348	0.476	0.000	1.000
Roa	30 850	0.038	0.063	-0.252	0.196
Loss	30 850	0.109	0.311	0.000	1.000
Lev	30 850	0.415	0.207	0.050	0.894
Liq	30 850	2.670	2.857	0.325	18.140
Roe	30 850	0.056	0.138	-0.787	0.313
Top10	30 850	59.010	15.410	22.950	90.470
Board	30 850	9.999	2.545	5.000	18.000
Inder	30 850	0.382	0.0726	0.250	0.600
Dual	30 850	0.297	0.457	0.000	1.000
Big4	30 850	0.060	0.237	0.000	1.000
Opinion	30 850	0.972	0.165	0.000	1.000

从而造成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从而减少企业因信息壁垒而出现的滋生违规操作的“灰色土壤”,保证企业在信息通畅的条件下透明经营、合规经营。另一方面,企业对 ESG 的披露情况影响了企业的声誉,ESG 披露情况越好,越容易向外界传递自身爱护环境、承担社会责任、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形象,能够提升企业自身的声誉。由于企业声誉的稀缺性,理性的企业往往从珍惜来之不易的声誉的角度出发,减少自身违规行为的产生,从而降低因违规而减损的声誉。上述结果支持了 H1。

3.2.2 行业竞争程度的影响

为检验行业竞争程度的调节效应,对模型 2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表 3 列(2)显示其回归结果。其中,ESG 与 HHI 的交互项($ESG \times HHI$)系数为 0.009,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衡量行业竞争程度时使用的 HHI 指数为反向指标,HHI 越大,行业竞争程度越低),支持了 H2。

3.2.3 媒体监督的影响

为检验媒体监督的调节效应,对模型(3)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表 3 列(3)显示其回归结果。其中,ESG 与 Media 的交互项($ESG \times Media$)系数为-0.004,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媒体监督程度越高,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支持了 H3。

表 3 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	(1) FREQ	(2) FREQ	(3) FREQ
ESG	-0.026*** (-30.16)	-0.028*** (-22.79)	-0.009*** (-2.99)
HHI		-0.623** (-2.36)	
ESG×HHI		0.009** (2.41)	
Media			0.370*** (6.61)
ESG×Media			-0.004*** (-5.64)
常数项	2.345*** (21.90)	2.467*** (18.69)	1.276*** (5.14)
Control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观测值	30 850	30 850	30 850
R ²	0.108	0.107	0.111
调整后的 R ²	0.107	0.106	0.110
F	104.051	91.261	100.83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t 值。

4 稳健性检验

4.1 滞后一期解释变量

为了解决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缓解研究结果中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对解释变量 ESG 披露进行了滞后一期的处理(L. ESG),并对假设 H1 重新进行回归,根据表 4 回归结果显示,滞后一期的 ESG 披露(L. ESG)系数为-0.012,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与主回归中 ESG 披露系数符号方向及显著性水平完全一致。

表 4 滞后一期的 ESG 披露影响企业违规行为的多元回归结果

变量	(1) FREQ
L. ESG	-0.012*** (-12.72)
常数项	1.857*** (15.51)
Controls	Yes
Year	Yes
Industry	Yes
观测值	25800
R ²	0.091
调整后的 R ²	0.090
F	76.25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t 值。

4.2 添加地区固定效应

为了避免遗漏变量造成研究结果存在偏误,针对所有回归控制企业办公地所在地省份的固定效应。如表 5 所示,在添加地区层面特征进行控制后,回归结果与前文一致,证明了前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 2009—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深入研究企业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作用关系,并分别检验了行业竞争程度与媒体监督在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影响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ESG 披露能够抑制企业违规行为,发挥积极的监督治理作用;第二,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强化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即行业竞争程度越高,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第三,媒体监督能够强化 ESG 披露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即媒体监督程度越高,ESG 披露越能够抑制企业的违规行为。

表 5 添加地区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FREQ	FREQ	FREQ
ESG	-0.026*** (-27.77)	-0.028*** (-21.40)	-0.007** (-2.21)
HHI		-0.686** (-2.23)	
ESG×HHI		0.009** (2.21)	
Media			0.392*** (6.57)
ESG×Media			-0.005*** (-5.72)
常数项	2.249*** (18.99)	2.396*** (17.16)	1.059*** (3.93)
Control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Province	Yes	Yes	Yes
观测值	30 849	30 849	30 849
R ²	0.112	0.112	0.115
调整后的 R ²	0.110	0.109	0.113
F	55.566	53.481	55.980

注：*、**、***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t* 值。

基于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启示。第一,统一 ESG 衡量指标,提高权威性。当前中国尚未对 ESG 披露做出统一的评级标准,第三方机构涌现的各类评价指标不尽相同,ESG 报告的真实性和可信度面临质疑。因此,确立统一的 ESG 衡量指标具有必要性。第二,加强市场监管,增强对企业违法违规的惩治力度。通过健全法律法规框架、加强执法处罚力度、建立举报机制和奖励制度等举措,确保公平竞争,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同时要强化对企业信息披露的监管,确保企业按照规定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第三,增加对 ESG 披露质量的控制,拒绝虚假披露、夸大披露等不实行为。当前 ESG 相关热点喧嚣尘上,泥沙俱下,为经济市场的绿色发展以及 ESG 的成熟完善造成一系列障碍,需要对 ESG 的披露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规范 ESG 的披露行为,建立起更加可信、可靠的 ESG 披露体系。第四,提升企业非财务因素的评定占比,朝绿色发展转型。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在“双碳目标”的鞭策下,许多企业逐渐重视自身的经济外部性作用,重视 ESG 方面的行动。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市场的基本组成单位,企

业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责任担当,实现高质量战略发展,完成绿色发展转型,构建社会主义强国的新时代企业形象。

参考文献

[1] ELIWA Y, ABOUD A, SALEH A. ESG practices and the cost of debt: Evidence from EU countries[J].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 2021, 79: 102097.

[2] 陶春华, 陈鑫, 黎昌贵. ESG 评级、媒体关注与审计费用[J]. 会计之友, 2023, (6): 143-151.

[3] JUN X, WATARU N, MICHYUKI Y, et al. Do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activities improve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19, 28(2): 286-300.

[4] 樊勇, 赵金梅. 企业声誉、政治关系与民营中小企业融资可得性[J]. 社会科学家, 2018(12): 62-71.

[5] AZMI W, HASSAN M K, HOUSTON R, et al. ESG activities and banking performance: International evidence from emerging economi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 2021, 70: 101277.

[6] REBER B, Gold A, Gold S. ESG disclosure and idiosyncratic risk in initial public offering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22, 179(3): 867-886.

[7] ATIF M, ALI S.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disclosure and default risk[J].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2021, 30(8): 3937-3959.

[8] 黄珺, 汪玉荷, 韩菲菲, 等. ESG 信息披露: 内涵辨析、评价方法与作用机制[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3, 45(6): 3-18.

[9] 伊志宏, 姜付秀, 秦义虎.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J]. 管理世界, 2010(1): 133-141.

[10] 魏芳, 耿修林. 高管薪酬差距的阴暗面——基于企业违规行为的研究[J]. 经济管理, 2018, 40(3): 57-73.

[11] 刘双捷. 产品市场竞争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效果研究[D]. 广州: 暨南大学, 2021.

[12] 陈志军, 闵亦杰. 家族控制与企业社会责任: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解释[J]. 经济管理, 2015, 37(4): 42-50.

[13] 许瑜, 冯均科, 李若昕. CEO 激励、媒体关注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研究[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7, 32(2): 35-45.

[14] 马壮, 王云. 媒体报道、行政监管与财务违规传染——基于威慑信号传递视角的分析[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9, 41(9): 112-126.

[15] 李慧云, 刘倩颖, 李舒怡, 等. 环境、社会及治理信息披露与企业绿色创新绩效[J]. 统计研究, 2022, 39(12): 38-54.

[16] 席龙胜, 王岩. 企业 ESG 信息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J]. 经济问题, 2022(8): 57-64.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SG Disclosure on Corporate Violations

LI Xinyang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As an emerging enterprise reporting system, ESG plays an indispensable governance role in the economic market. Taking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9 to 2022 as research samples, the role of ESG disclosure on corporate violations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was revealed, and further the heterogeneity of competition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media supervision was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ESG disclosure ha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corporate violations. For companies with a higher degree of industry competition and stronger media supervision, ESG disclosure plays a stronger role in corporate violations.

Keywords: ESG disclosure; enterprise violation; industry competition; media supervision